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六十二
至六十四



13
849
187



849
187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九

疏繆 不實 非才

疏繆

廣記備言國史之職也章往考來春秋之義也夫司
記言動紬繹編簡為一代之典流千秋之訓固宜書
法不隱叙事可觀研思覃精間不容髮豈有脫落時

册府元龜 國史部 卷之五百六十二

事采述異端體無舛而不倫文混漫而難辨否臧非
允論次垂方物議旣喧訟牒斯集固知述作之際宜
圖任于良士焉
晉王沈初仕魏爲侍中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爲
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郭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
異事故頗行於世于賈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爲晉書
王隱爲著作即後黜歸于家撰晉書成詣闕上之隱
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
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後魏鄧淵爲尚書吏部郎道武詔淵撰國記淵造十
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李彪爲祕書丞奏著作事自文成帝已來至於太和
崔浩高允著作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
事三無一存

崔鴻爲散騎嘗侍齊州刺史撰十六國春秋鴻經綜
旣廣多有遺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
而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
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嘗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
鴻亦以爲臧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山偉爲秘書監遷侍中中書令皆領著作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纂集及偉等諱說上黨王天穆及爾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綦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憑致史之遺闕偉之由也

比齊魏收爲中書令兼著作卽詔撰魏史旣成時論言收著史不平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文宣重收才不欲加罪然猶以群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

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誶然號爲穢史

楊休之爲中書監魏收之卒也文宣命休之裁正其所撰魏書休之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淺延歲時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餘人

宋孝王爲北平王文學末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周平齊改爲閩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事多妄繆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隋王邵爲著作卽累遷秘書少監在著作將二十年

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烈將善惡之迹湮沒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

唐吳兢為左庶子史館脩書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未就開元十七年玄宗令中使就取得五十餘卷其記事疎略不堪行用又云兢居史職凡三十年叙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于太簡出為荊州司馬累遷嘗王傳嘗以五代史繁雜及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

隋史二十卷又傷疎畧兢雖老耄猶希史職而行步偃僕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書八十餘卷事多紕繆終不逮於壯年

令狐峘為左庶子史館脩撰在史館脩玄宗實錄百卷撰代宗實錄四十卷雖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至元和二年其子丕為太僕寺丞進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付史館贈峘工部尚書叙事用舍咸不當而又多於漏略名臣如房琯不立傳直疏如顏真卿略而不載

不實

傳曰書法不隱又曰不刊之書蓋聖人垂世立法懲

惡勸善者也若乃因嫌而沮善瀆貨以隱惡或畏威而曲加文飾或徇時而蔑紀勛伐恣筆端而溢美擅胷臆以厚誣宜當穢史之名豈曰傳信之實垂於後也不其惡歟

後漢靈帝時長水校尉劉琛等撰東觀漢記云中嘗侍孫程比新城人衛康叔之胷孫林父之後自程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尹又餘

晉陳壽武帝時為著作郎撰三國志初壽父為蜀將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亮子瞻

又輕壽故壽為亮立傳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

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一說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

云宦官黃皓竊弄權柄而瞻將護無能矯正也又魏志云曹公與袁紹相持

於官渡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裴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二十三年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眾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出世安有數千之兵不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

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見奇非實錄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王沉武帝時爲侍中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

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梁沈約初仕南齊及武帝爲太子令家撰宋書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帝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稱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

吳均天監中爲奉朝請表求撰齊春秋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告問數條竟支離無對勅付省焚之坐免職蕭韶太清初爲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爲說乃疏一

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
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爲太
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爲太清記其諸議論多謝昊爲
之韶旣承旨撰著多非實錄
北齊魏收天保中爲中書令兼著作卽詔撰魏史引
史官竝非史才脩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
美言收頗性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
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古舉言之則使上天按之當
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脩國史得楊休
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

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
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
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
祖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
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史旣成時論
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
議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
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范陽
盧裴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垣丘李庶家傳稱其本
是梁國家人裴庶譏議云史書不宜收性急不勝其

憤啓誣其罪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裴裴曰臣
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
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
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
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
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
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
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裴庶
竝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
然猶以群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議聽

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
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
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竝作傳
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
又以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
有大功於魏室其後群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勅
更審收又廻換遂爲廬仝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
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
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
人此其失也收爲左僕射武平三年卒旣緣史筆多

憾於人齊亾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刁柔天保中爲國子博士時魏收撰魏史啓柔等與
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嘗所嫌憚在史館
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
者竝虛美過實深爲時論所譏
唐許敬宗顯慶中爲太子少師仍東西臺三品依舊
脩國史先是國子祭酒令狐德棻依紀傳之體撰成
國史八十卷其後敬宗續脩增爲一百卷敬宗自掌
知國史記事不直論者尤之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
心同爲字文化及所害封德彞時爲國史舍人備見

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
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聞而銜之及爲德彞立傳
盛加其罪惡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皇家之隸也敬
宗與之結婚乃爲九隴曲叙門閭妾加其功績敬宗
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
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
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七品率兵
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
泰頰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
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初

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脩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已愛增曲事刪改論者尤之韓愈憲宗元和中爲北部郎中史館脩撰順宗實錄五卷至太和五年勅宰臣監脩國史路隋等重加刊正隋等奏曰臣自奉宣旨尋取史本欲加筆削近伏見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及史官蘇景喬等各上草疏具陳刊改非宜又聞班行以此議論頗衆臣伏以史策之作勸誠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恩以前實錄記貞元未數事稍非據實益出

傳聞審知差舛便使刊正頃因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旣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宜盜竈之言及第五倫搃婦公之說固多此比難盡信書所與虜鑿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脩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遣參撰或

致私嫌以臣既職監脩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寮庶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旣進群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脩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所書亦出非已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狀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者宜付史官委之脩定則真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議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抵蓋其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

他不要更脩餘依奏開元二年二月文宗御紫宸殿又謂宰臣鄭覃李固言李石曰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屈人否石曰韓愈貞元末間爲四門博士帝曰司馬遷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餼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宜率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譏諫欲陛下寬竟盛德故言漢武不屈帝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爲戒

李紳會昌中爲平章事監脩國史武宗遣紳與脩撰

鄭亞重脩憲宗實錄紳亞取行狀謚議將相之間過
為增飾至宣宗中太中二年十一月勅憲宗實錄宜
施行舊本其新本委州府長史察訪如錄得者並送
史館不得輒留

周賈緯初仕漢為諫議大夫史館脩撰判館事乾祐
中受詔與王仲寶儼脩晉高祖少帝漢高祖三朝實
錄緯以筆削為已任然而褒貶任情記注不實晉宰
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可甚見禮緯深啣之
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挺他物
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

切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日
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十挺

非才

夫史氏之職掌四方之志善惡不隱言動必書固宜
妙選良材圖任明職廣示懲勸之義脩適詳畧之體
成大典于一代垂信辭於千祀若乃同載筆之官昧
叙事之方徒淹歲時空索編簡或紬繹之靡就或頒
次之無文昧進曠官蓋可懲也
後魏李諧為長史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為著作郎諧
在史職無所歷意

孫惠蔚為黃門郎代崔光為著作首尾五載無所撰
著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

劉仁之為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木嘗執

筆

李琰之為著作郎黃門郎皆脩國史每自誇文章從

姨兄嘗景笑而不許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輯

谷纂為著作郎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宋欽初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入國拜著作郎欽在

河西撰蒙遜記無足可稱

游雅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

北齊魏收為中書令兼著作郎詔撰魏史引史官恐

其凌逼惟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

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崇見

知全不堪編輯高季幹以左道求進

唐李融為壽安丞開元中侍中弘文館學士裴光庭

引融并拾遺張琪著作郎司馬利賓寺直弘文館撰

續春秋經傳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相依左

氏之體為之作傳玄宗又手制褒賞之光庭筆削於

李融書竟不就

柳玘為吏部侍郎昭宗詔脩宣宗懿宗僖宗實錄始

丞相監脩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錄未脩乃奏玘及
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胤太嘗
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分脩之踰年竟不能編錄一
字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總序

夫禮本太一而生緣人情以制故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繇是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焉唐虞命伯夷
爲秩宗典天地人之三禮商因夏禮損益之可知周
監二代其文彬郁春官大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邦

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其屬凡六十秦置奉嘗掌宗廟禮儀有丞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名員多至數十人漢興命叔孫通爲奉常制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奉嘗爲太嘗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舍官令長丞又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時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太嘗博士員十二人東漢因前制太嘗卿一人中二千石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嘗贊天子其屬有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每選試博士奏

其能否太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丞一人以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舉廟中非法其署令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也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有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居祭太祝令主席酒員吏其下又有斗食佐學士學事有秩祝人宰屠者等員太宰太子高廟等令亦然丞一人掌祝小神事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掌宰官鼎俎饌豆之物凡國祭祀小宰陳饌具明堂丞一人靈臺丞一人並二百石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掌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

樂掌具陳序員吏丞一人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閤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十六顏色和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也丞一人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掌案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先帝每陵令各一人六百石掌守陵園案行除掃丞及較長各一人較長主兵戎盜賊事丞皆選孝廉郎年少簿伐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侯司馬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掌望晦時節祭祀每陵食監一人秩六百石監丞一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

案食監即是食官令也大嘗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竝太史章帝又置祀令丞延平元年省魏太嘗特置博士屬官有太祀令丞掌宗祀五帝之事又改太子樂令復曰太樂令丞武帝平荊州得杜夔能識舊樂章以爲協律都尉又尚書初置祠部曹晉承魏制有博士協律較尉員又統大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又有祠部尚書嘗與右僕射通職不嘗置又諸曹有祠部郎宋太嘗府有博士亦謂之太學博士齊因之梁陳亦兼統國學博士其丞視尚書郎太嘗凡統太學

太醫乘黃及諸陵等令丞又有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齊梁陳皆然齊太嘗府置丞一人五官功曹主簿領官博士國子祭酒博士助教又統太廟明堂太祀太史廩犧太樂諸陵乘黃客館等令丞其下各有職吏又有祠部尚書右僕射通職不俱置梁太嘗統廩犧鼓吹太祝太樂清商鼓吹寺署令丞太嘗位視金紫光祿大夫班第十四三品勳位丞班第五視尚書郎主簿一人其遷爲五官功曹又位不登十八班者別爲七班主簿第四博士兼統國學博士陳並因之後魏太嘗卿第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六品博

士從七品太祝令從正九品祝史從九品下又置太樂博士六品下鼓吹令闕又有太醫博士助教太卜博士從七品下廩犧令從五品下又有儀曹尚書北齊太嘗掌陵廟群祀禮樂儀制衣冠之屬其屬官有博士協律郎八書博士等員統諸陵太廟太樂衣冠鼓吹太祝太醫廩犧太宰等署令丞而太廟兼領郊祠崇元二局丞太樂兼領清商部丞鼓吹兼領黃戶局丞太史兼領靈臺太十二局丞又祠部尚書統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後周依周禮建官太嘗卿爲宗伯少卿爲小宗伯屬官有守廟典祀太司樂等中

大夫小守廟小典祀小司樂太卜太祝等下大夫又有小卜小祝等上士又有司郊治禮樂師樂胥司巫等中士及下士春官又有禮部後改爲司宗又春官之屬有典命後改爲大司理後改大司理復爲禮部大夫隋太嘗等又有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太祝衣冠太樂清商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置令丞又置禮部尚書統禮祠主膳四曹唐制太嘗寺卿一人正三品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治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七曰

太卜八曰廩犧總其屬而行其政令少卿爲之貳屬官有博士四人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通變隨時而損益焉太祝六人掌出納神主于太廟之九室而奉享薦禘祫之儀奉禮郎二人掌設君臣之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協律郎二人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六風五音之節太廟齊郎京都各一百三十人門僕京都各三十二人自少卿及諸令以下有丞主簿錄事府史典事掌故等負以屬焉太嘗自龍朔三年改爲奉嘗正卿又改禮部尚書爲司禮太嘗伯咸亨中各復舊光宅元年奉嘗改爲司禮

寺禮部爲春官神龍元年司禮復爲太嘗寺春官復爲禮部禮部摠判祠禮膳部及主客事奉禮即本爲治禮避高宗諱改爲太嘗又有禮直五人乾元初省又貞元七年又置禮儀直兩員九年以太嘗寺禮院置脩撰檢討官各一員禮生員三十五人長慶一年又置守闕人太中四年詔曰太嘗少卿宜與太卿通判文案五代因之無所改作夫人紀肇脩禮用爲急歷代而下厥職茂焉若乃稽古憲官因時變革本聰明之至德非臣下之所專其有講貫藝文發明制廢折衷得失裁正是非必資洽聞克濟乃事至於四方

異俗五音制賜咸以類別亦用典掌則有苟合旨意紊亂法度罔揆荒繆恣成矯誣有司之過可不慎歟凡掌禮部有九門

制禮第一

夫禮者所以法天地之經建上下之紀教訓正俗防邪窒慾序人倫而制邦治者也故三五異代而不相沿襲蓋有損益之殊範圍革之異宜素之尚不同驪翰之變非一是以先王治定制禮因人情而爲之防者也夏商之代莫得而詳周姬之祖述參於經藝漢氏而下儀法昭著故其弛張之名數創制之軌範

祀享朝宴之節文物聲名之度隨時降殺與運消長
執簡所記咸足徵焉至或申命鴻碩加之論討泰酌
前訓講求方冊形於撰集煥乎編綴亦類其說而次
叙之云

周成王六年周公旦述文武之績制周官及儀禮以

為後王法臣欽若等曰周官即周禮也周公觀夏商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周公所制也

漢高祖五年即皇帝位於定陶博士叔孫通就其儀

號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

或妄呼呼音大故切拔劍擊柱帝患之通知帝益厭之說

帝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

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

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切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令易

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小主皆

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言行德教百年然後

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

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若女也鄙言不通遂與所

徵三十人西入闕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

有學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絲葛野外謂以茅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

也春秋傳習之月餘通曰帝可試觀帝使行禮曰吾

能為此迺令群臣習肄肄亦習也音七二切會長樂宮成諸侯

百官群臣朝十月適會于十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明

義之禮史家先平明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幟同音式餌切傳

曰趨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俠與

俠同挾其兩旁每功臣列諸侯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鄉皆讀曰饗大行設

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

官執戟傳警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下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

置法酒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

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

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

謹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拜通為奉嘗

文帝即位初太中大夫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草謂創造之帝謙讓未皇也皇暇也自以為不當改制

十六年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武帝卽位初招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議立

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服謂衣服之色也會竇太后好黃老

言不說儒術說讀曰悅其事乃廢至建元元元年始議立明

堂

元封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初天子封泰山泰山

東北趾右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言其險隘不顯敞帝敬治

明堂奉高帝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

公王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王舟此蓋其舊族也

明堂中有一殿

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

圜繞也

為複道上有

樓從西南入名曰昆命天子從之人以拜祀上帝焉

於是帝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平帝元始三年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

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輅併馬

輅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謂新定此制也併者步昂切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烏桓來降邊境無

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司空張純以

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按

七經識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
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
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嘗而純議同榮乃許之

中元元年十一月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

大戴禮云明堂者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
戶十二牖以茅蓋上上負下方赤綴戶也白綴牖也
禮圖又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負下方十二堂
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窓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
數室有十二戶法陰陽之數胡伯始云古清廟蓋以
茅今蓋以瓦下藉茅有古制也漢官儀曰明堂四面
起土作塹塹中無水明堂去平城門二里許天子出
從平城門先立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從北門入
三月九月者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
節觀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水北無下天子也漢官
開號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
臺漢官儀北郊臺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謂方壇

四陲但有壇祠舍而已其鼓吹樂及舞人御帳皆從
南郊之具也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南皆有壇
之地里群神從食壇下
南郊焚犢北郊埋犢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會
儀是時帝即位踰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
禮乃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創焉

章帝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
十一以興尚書旋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
之文予末小子託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
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
劣殊軌况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每

見圖書中心慙焉博士曹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
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
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焉萬姓獲
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
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
下太嘗太嘗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
帝知群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
和帝永元五年春正月登靈臺望雲物

魏文帝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爲後王
制度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
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
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五十八日
臘以丑牲用白其節毛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
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
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擬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
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
箇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
代以從天命而正朔犧牲一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
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改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

月用丑耳

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詔曰漢氏不拜日

於東郊而且夕嘗於殿下東西拜日煩藝似家人之

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

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

時也至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此古禮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

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禮之制具有魏即

損益可知也

青龍五年山荏縣龍見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

王始據木德為群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

統者既膺受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

物序其紀綱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

相襲同氣共祖猶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

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誕群后班瑞信使之煥

炳可述於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不變改以彰異

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祚之初庶事草創遂襲

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

摠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

者無其言也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

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俱含

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五
 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
 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制作
 春穠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二微之月每月
 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晉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
 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
 既不能紹上帝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
 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壘壘之德不著亦惡乎
 已乎今推三綱之次魏得地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
 考之群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

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
 馬建太赤之旗期會建太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
 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祈禘烝嘗巡狩蒐田
 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
 皆以正歲斗建為節曆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
 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
 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戲王公群臣百辟卿士靖康
 厥職帥意無怠以永天休司徒布露咸使聞知稱朕
 意焉

按服色尚黃犧土行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
 殿之時故也周禮中車職建太赤以朝大白以
 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朝會以先代之旗即戎魏
 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白以朝太赤即戎也

明帝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燔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耶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帝天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用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

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暢矣初明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持疑不決久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其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嘗以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爲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易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而言之何必以改正爲是耶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以

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乾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從乎天應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爲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秬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歲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廣災曰

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驗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武也以前驗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二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皆以前代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矐加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太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

以十一月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文質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梯中書劉放中書侍郎刁韃博士秦靜趙怡中候中詔季岐以為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嘗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史嗣以為不宜改至是始定

晉文帝為晉王命司空荀顛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

成立六十五篇奏之

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禮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

損日臣典較故太尉顛所撰五禮臣以為史筆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太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畜未逮請施行

武帝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為永制眾議紛紜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地五氣時異因殊

其雖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
五郊改五精之鄉皆周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是年二月丁丑郊祀
宣皇帝以配太宗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一月
有司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比郊
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又從之一如宣
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
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
廢久矣乃今後講肄舊典賜太嘗絹百疋丞博士及

學生牛酒

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
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
軒使使持節兼太嘗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太康五年脩作明堂辟雍

懷帝卽位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
元帝太興元年三月辛卯親郊祀饗配之禮初尚書
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湏旋都雒邑乃脩之司
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卽便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驪
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嘗華嘗中書侍郎唐亮皆同組

議事遂施行其制度皆太常賀循依晉之舊也

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曰有變更便伐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曰即陳有正義輒勅外改之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衮冕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臺叙宴二官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

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曹七國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會

二十一年十月命刺史郡守脩東郊耕籍之儀

孝武即位初軍府造次不曉朝章徐爰素諳其事既至莫不嘉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大明五年五月起明堂於國學南丙巳之地六年置凌室脩藏冰之禮

前廢帝卽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先是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來太祖以其地爲樂遊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

其地卑下沮濕又移於白石村東其地又以爲湖乃移於鍾山北京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東湖北郊還舊處

南齊太宗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有五室從尚書僕射王儉議也

梁高祖天監九年有事靈壇以爲雨旣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旣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雲

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於是遂移於東郊

初大雲國

南除地爲壇至是改焉

十二年太嘗丞虞曠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

下脩廣之致堂崇一筵故偕高九尺漢家制度循遵

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旣同但應以九尺爲度制可於是毀宗太極殿以其材

構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

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

五黑帝配帝聰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

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初高祖以明堂在國之

陽其祀之法猶依齊制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辟

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唯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

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

方又云八窓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皆汗光紀向北則背赤燁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摠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知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宋异以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旣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玄之義听朔必在明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禴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箇者謂

所記五常明堂之南又有小堂亦辨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旣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箇各故曰明堂左右箇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无無相干其義是非莫定初尚未改至是臚議乃定

十六年四月詔曰人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宰無益至誠有累宜造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之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厘又奏旣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竝同省牲帝從之

普通六年尚書僕射徐勉上脩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引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盛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允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爲之次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皆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僅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脩身於斯攸急洎

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始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晋用辨郊勞之儀戰國縱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廢或以武功銳志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正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于奏其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晋初爰定斯禮荀顛制之於前摯

虞刑之於未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於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穀穀穰穰無得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覲之祥浮溟棧山之賚同亦曰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群才搜其泉之法延茲碩學闡西臺之儀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鈔之彥匪且伊夕諱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

伏尋所定五禮起齊

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舊學士十人止脩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任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勅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東昏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歛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脩禮局任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頗有軍火其所散失又喻太

半天監元年終之啓審省置之宜勅使外祥時尚書
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
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
家殊實宜以時脩定以爲承準但頃之脩撰以情取
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
年不就有名無寔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定使
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諸五禮各置舊
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
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决乃以
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田曹行

參軍兼太嘗丞賀陽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
軍禮右軍事司馬聚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
其事佟之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叢植掌凶禮暉
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繁廣記
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
沈約太嘗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勅
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
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
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决之制旨疑事既
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

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爽前儒所不擇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暴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一百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三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一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

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例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較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完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成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紀綱周室君臨天下公且脩之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目孔子

曰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
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勸成之
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
忌寤寐自今春繇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脩章
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洋信可以懸諸日
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忤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
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老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
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脩始末并職掌人所成秩條
日之數謹拜表以聞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
有司按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

大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允被八表施諸百代
俾萬世之下知在斯文王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陳宣帝太建五年六月治明堂

十年八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卽皇帝位詔儀曹郎
董謐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二年命禮官招採古事制三駕一曰鹵簿駕軍戎大
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游
宴離宮則設之

六年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

時事未暇
多失古禮

孝文帝太和四年八月乙卯詔諸州置冰室十二年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

十五年四月己卯經始明堂

五月丙辰詔造五輅

八月乙巳親定禘祫之禮

戊午詔曰先帝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毋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甲寅集群官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嘗准若一依分册

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卽禮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暹等嘗論此事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晦卿等意謂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對曰考按舊式推拔衆議宜從朏月

十六年正月帝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爲嘗

宣武帝延昌三年十二月詔立明堂

孝明帝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奉詔定五時朝服

正光二十二月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章

服初孝文太和甲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僚各有差以制未用給至是又詔光苻及在朝各學更條章

北齊文宣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會群議皆

東面臣欽若等曰北齊書無志凡禮儀之事並載敬善君臣名號不知制作何人編也

二年皇太子於北城地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
瑒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邢子才執為東面援引經
據大相往復竟徙西面為定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服乘馬遣大司
馬賀蘭祥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軍拜受
以授從此禮畢出受兵甲

隋高祖開皇元年既受周禪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
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九丘於國之南大陽門外道
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
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再歲冬至日
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為方丘於
宮城之比一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天下成方十丈
上成方五丈夏至日祭皇地祇於其上南郊為壇於
國之南太陽大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
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熛怒於其上北郊孟冬
祭神州之神並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四年十一月詔曰右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稱禘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禘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

五年正月詔行新禮是禮部尚書牛弘奏曰聖教凌替國章綫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左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鹵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

旅弗違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獎詔曰可弘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爲准亦徵祿祿王儉禮脩畢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廟禮畢又命有司宜于太社

十三年帝以明堂未立合牛弘辛彥之等定議其後簡較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以獻帝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

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

十四年詔以所乘單輅因循近代事非經典令更議定於是命有司詳考故實改造五輅及副五輅

十七年帝謂侍臣曰禮主敬皆當盡心黍稷非馨賢在祗肅廟庭設樂本以迎神齊祭之目觸目多感當

此之際何可為心在路奏樂禮未為允辭公卿士宜更詳之遂下詔曰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

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設如在周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并路鼓吹發音還大宮門金

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

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然自今已後享廟日不須備

鼓吹殿庭勿設樂縣

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次上禡祭軒轅皇帝

以太宰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仁壽二年閏十月詔曰禮之為用時義大矣黃琮蒼

璜降天地之神粢盛莊食展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

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

治人莫善於禮自區宇亂離綿歷年代王道衰而變

風作微言絕而大義乖與代推移其弊日甚至於四

時郊祀之節衣冠服麻葛之降殺是非異說踏駁殊塗致使聖教彫訛輕重無准朕祇承天命撫臨生人當洗滌之時屬于戈之伐克定禍亂先運武功刪正彛典日不暇給今四海乂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風訓俗導德齊禮綴往聖之舊章興先王之茂則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尚書右僕射邠國公蘇威吏部尚書竒章公牛弘內史侍郎薛道衡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劼或任君端揆博達古今或器推令望學綜經史委以裁緝寔允僉議同並脩定五禮

煬帝大業元年詔吏部尚書牛弘工部尚書宇文愷兼內史侍郎虞世基給事郎許善心儀曹郎袁朗等憲章古制創造衣冠自天子逮于屠皂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則因循取用弘等議既定帝幸脩文殿覽之乃令開府何稠起部郎閭毗等造儀上呈二年總了始班下行焉軒冕之盛貫古今矣其後師旅務殷車駕多行幸百官行從唯服袴褶而軍旅間不便

冊府元龜

... 禮部... 儀注... 淮南李嗣京... 西極文翔鳳... 豫章黃國琦... 釋... 工... 書... 文...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西極文翔鳳

豫章黃國琦

掌禮部

制禮 儀注

制禮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既受隋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
太宗貞觀七年以新禮頒示先帝踐祚之初詔中書

冊府元龜

堂禮部

卷之五百六十四

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脩改舊儀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摠百三十篇分爲百卷至是始令頒示

十一年三月詔曰先王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樂由內作禮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風易俗揖讓而天下治者其唯禮樂乎固以同和無體者非飾玉帛之容崇鐘鼓之奏日往月來朴散淳離淫慝以興流遁忘本魯昭所習惟在折旋魏文所重止於鄭衛秦氏縱暴載籍咸亡

漢朝循緝典章不備時更戰國多所未遑雅道淪喪暨茲永久朕恭承明命嗣膺寶曆懼深馭朽情切結墮憑宗廟之靈資股肱之力上下交泰遐邇乂安率士結危既極之於塗炭群生遂性之於軌物興言正本夕惕在懷蓋知禮樂之貴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朕雖德謝前王而情深好古傷大道之既隱懼斯文之將墜故廣命賢才旁求遺逸探六經之奧旨採三代之英華古典之廢於今者咸擇善而脩復新聲之亂於雅者竝隨違而矯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節事

宜窮高深而歸簡易用之邦國彛倫以之攸叙施之律度金石於是克諧今脩撰既畢可頒天下俾富庶之方有符先聖人倫之化貽厥後昆

十四年正月庚子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列坐而聽焉

高宗永徽二年七月詔曰朕聞合宮虛府創鴻規於上代大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復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大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靈遵事孝養而法官曠典明堂寢備永言大禮朕甚懼焉且令所司與

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宜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詳定於是太嘗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宜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爲九室曹王友趙茲皓祕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分爭各有不同上以九室之議爲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辟雍門闕等務從典故

顯慶三年正月太尉長孫無忌侍中許敬宗兼中書令李義府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嘗少卿韋琨博

士蕭楚才孔志約等脩新禮成凡一百三十卷二百

九十九篇奏上之詔中外頒行焉

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其所損益多

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為不及貞觀禮上元三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為定儀鳳三年又詔

顯慶新脩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

乾封二年二月詳議明堂定詔曰朕以寡薄忝承不

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之初臨馭朽兢懷推溝在

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俗阜車書

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贄萬國

來庭朝野歡娛華夷胥悅但為郊禋嚴配未安太室

布政施行猶闕合官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輟寢計

論墳籍錯綜群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蹟斟酌前載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庶幾陳

俎之法獨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短長與

廣異聞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縉紳士子竝奏該通

創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旣展情禮獲申永言宗祀

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時赴作務從折衷稱朕意焉

總章二年三月丁亥詔曰首出萬物寶顯崇高之位

曾覽八紘無違嚮明之道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

靈符通神敷帝勛之景化殷人陽館青珪備禮姬氏

玄堂彤璋合獻雖運殊驪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大中

建皇極軌物施教其歸一揆暨乎西京創歷駁政逾繁東漢開基舊章猶闕考圖汝上僅存公王之儀度室圭躔纒紀中元之制三方鼎據祚傾於金馬五胡塵擾道喪於蒼鴉自此相仍時經版蕩遂使陟配之典久淪於縣載踰辰之化允屬於隆平朕恭膺寶命肅奉瑤圖昧且求衣爰景忘食頓上玄垂祐宗社降靈幽明宅心中外禔福封金岱嶺昭累聖之鴻勳勒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功標偃革時會委裘固可以作化明臺顯庸八室備機之曆既表於嘉名布政之官式崇於美制是用求中測景取則陰陽考廣表於

裁圭定卑高於置欒傍羅八柱周建四墉架序儀天跣基象地窓闔齊布應路竝興導辟水以環階應旋衡而結極重阿複道用循測管之模上圓下方仍准分著之數木工不琢土事無文豐約折衷經始勿亟勾芒候序入春圃而司儀蓐收戒時下秋園而奉職事符神造鈎繩之用畢陳義叶子來豐落之期非遠將以肅裡清祀展殷薦於皇靈施彌法宮暢休聲於太帝百神執贄咸尊孝饗之風萬國來庭共覩太平之政闕文斯備大禮聿脩制作之規可依別勅宜頒示天下永垂來葉於是博考經籍爲明堂制度頒下

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以象周易乾坤之策屬
歲饑竟不克建立而寢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雖
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
不生非母不育推燥於濕咽苦吐其生養勞瘁恩斯
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宗報
若父在爲母服止一朞尊父之敬雖同報母之慈有
闕且齊衰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周以一朞恐傷人子
之志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高宗下詔依行焉
則天垂拱四年十二月以東都明堂成制曰昔軒皇

御曆朝萬方於合宮丹陵握符咨四岳于嚮室有虞
輯瑞總章之號旣存大禹錫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
受命置陽館以辨方周室凝圖立明堂以經野用龜
範圖三極幽贊五神展尊祖之懷中宗祀之典爰從
漢魏迨及周隋經始之制雖興脩廣之規未備朕以
庸昧庸膺厚託受寄於綴衣之夕荷顧於仍几之前
伏以高宗往年已屬意於陽館故京輔之縣預紀明
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總章之號朕於乾封之際已
奉表上塵雖簡宸心未遑營構今以鼎郊勝壤土邑
名區處天地之中順陰陽之序舟車是湊貢賦攸均

爰籍子來之功式尊奉先之旨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所朝諸侯之位也闢乾坤之秘奧法氣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眷言盛烈豈不美歟然比者鴻儒禮官所執各異咸以為明堂者置之二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國陽明之地今既俯邇宮掖恐黷靈祇誠乃布政之居未為宗祀之所朕以景已之地去宮遙遠每月所居因時饗祭禮備之物頗有煩勞在於朕懷殊非所謂今故裁基紫掖闢宇彤闈經始成之匪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嚴恭之志方展若使唯云布政負展臨人則茅宇土墼

取適而已豈必勞百姓之力制凡筵而御哉誠以獲執蘋蘩虔奉宗廟故也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遺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室為布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敬誠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內外明禮者詳定儀注務從典要速以奏聞

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是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

是時吐蕃及諸夷以明堂成遣使來賀

天册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臣欽若等曰證聖元年正月佛堂災地燒明堂並盡至是重造成 號為通天宮四月御通天宮之端扈

殿有司讀時令布政于辟后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太享之禮太嘗少卿王仁忠博士馮宗陳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詔令所司詳議奏開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奏議請改易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曰古之操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衢室創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禮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蓋稱視朔先王所以厚人倫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殿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隣宮掖此之嚴祀有異

寅恭苟非憲章將何執物由是禮官博士公卿大夫

廣參詳議欽若前古宜存露寢之式用罷辟雍之號

可改爲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禮

季秋大享祀依舊於圓丘行事

十三年將封泰山帝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歆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于山下壇行事因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群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業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帝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于山

冊冊元龜制禮二
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壇行事

二十年九月以新脩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頒示天下先是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脩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乃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說卒後肅高代爲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

丘撰成至是上奏之

二十六年四月己亥朔始令太韋卿韋縉讀時令于宣政殿百寮于殿上列坐而聽之

二十七年勅古者分命公卿巡謁陵寢率皆乘輅以備其儀雖禮則是嘗不可廢闕而事有適要亦在變通宜令太僕等司每陵各支輅兩乘并儀仗等送至陵所貯掌旣免勞煩無虧肅敬其公卿出城日如常儀至陵所准此

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帝御宣教殿太常少卿于休列讀春令嘗參官五品以上正員竝升殿

序坐而聽之

上元二年九月改元爲元年詔圓丘方澤依嘗存一
太牢皇廟諸祠臨時獻饌今昊天上帝太廟一牢羊
豕各三餘祭盡隨亦供以備禮明火棧飼之禮亦不
暇矣

元年建卯月辛亥詔曰朕敬授人時慎徽月令庶無
極備以獲休徵自今以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與
百辟卿士舉而行之

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廟大禮其
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
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爲嘗式制曰宜用竹簡
從古禮也

德宗貞元元年十月詔曰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
定名宜從事實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蒸人禮著
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
而祝文稱臣以祭旣無益誠敬有黷等威此豈朕禋
祀聰明昭格上下之意前京兆府司錄參軍高佩上
疏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于卿士申明大義是用
釋然依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已後五方配帝祀文
勿稱臣餘禮如舊

六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詔以皇太子為亞獻親王
 為終獻帝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誠誓否吏部郎中
 柳冕曰准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受戒誓詞云各
 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為亞獻請
 改誓詞云各揚其職肅奉嘗儀從之

憲宗元和十三年八月太嘗簡討王彥威進元和曲

臺新禮三十卷

彥威太常散吏於禮閣檢拾自隋已
 來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撰成三

十卷進之特
 授太嘗博士

文宗太和八年二月中書門下奏今月十七日臣等
 於延英奏事陛下以近歲陰陽不和水旱為害恐作

事有乖於時令施教未合於天心問臣等讀月令因
 何停廢伏以堯命羲和之官以理四時節授人事至
 漢丞相魏相奏云陰陽者五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
 賢聖未有不由者也兼引高帝時相國蕭何奏云自
 天子王侯有土之君能法天地順四時以理國家身
 無禍天年壽永久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願選
 氣未應災害之作實恐由斯臣等商量古者敬其事
 則命以始請從來年正月依開元禮讀時令陛下御
 宣政殿如朝朔之禮兼請太常卿先撰儀注務於簡
 便以酌時宜所冀簡而易從行之可久從之

明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宣帝
 納用亦致理平開元二十五年十月制自今春夏秋
 冬常以孟月朔日於正殿受朝讀時令至二十六年
 夏四月朔始令太常卿常繙讀時令於宣政殿百寮
 於殿上列坐而聽自天寶已後干戈薦興盛典久廢
 軍旅以便宜從事法令以變權濟時故大化不行和
 開成三年二月太常卿王起准勅造禮神十王圖
 晉高祖天福初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閣宜依唐
 明宗朝事例施行

臣欽若等曰五代禮志所述五禮皆沿前代無所改易故不編錄

儀注

王者成治定之業垂明備之制大則封禪郊廟社稷
 之事次則朝覲享宴冠婚之文其或舊章湮沒書記
 罕存則必訪博見洽聞之士咨該練敏識之流俾夫
 沿革於古今損益乎名數討河間之陸簡講淹中之
 舊聞車服羽儀煥然咸序聲明文物浹於天下億兆
 覩之而悅服夷狄仰之而內向所以傳徐氏之容著
 曲臺之記載諸油素垂為軌範可不美歟

周周公旦成王時為相制威儀三十

所謂冠婚吉
凶益儀禮是

漢叔孫通以高祖為漢王時通為博士漢王已并天
 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

就成也

后蒼元帝時為博士著曲臺記行射禮于曲臺后蒼為記

後漢衛宏字敬仲光武時為議郎撰漢舊儀四卷漢

中興儀一卷

馬伯弟

史不載官自此已後不書官者皆史闕

建武末制封禪儀

樊儵明帝時為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

鄭玄為大司農撰哀服譜一卷

應劭獻帝時以前太山太守為袁紹軍謀較尉時始

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劭慨然嘆息乃綴集

所聞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

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之

記

劉表為荊州刺史撰新定禮一卷

魏荀攸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撰魏官儀一卷

一說魏顯為尚

書令詔典著作為魏官儀

王粲為侍中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嘗典之

蜀蔣琬為丞相撰喪服要義一卷

吳張昭為綏遠將軍與孫韶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

定朝儀

謝慈為齊王傅撰喪服變除圖五卷

晉衛瓘為太保撰喪服儀一卷

研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十四

荀顛為司空撰晉新儀二十卷

杜預為鎮南將軍撰喪服要集二卷

崔遊為相府舍人撰喪服圖一卷行於世

蔡謨為司徒撰晉七廟錄十卷

范汪為安化將軍撰諸府州郡儀十卷

賀循為司空撰喪服要記十卷喪服譜二卷

環濟為太學博士撰喪服要略一卷

葛洪為散騎常侍撰喪服變除一卷

孔衍為廣陵相撰凶禮一卷

劉逵為侍中撰喪服要記一卷

范隆為侍中國子祭酒撰三禮吉凶宗記甚有條義

其璩史失其姓為安成太守撰新定儀注四十卷按隋書經籍志

有晉雜儀注十一卷晉尚書儀十卷甲辰儀五卷封禪儀六卷鹵簿圖一卷鹵簿儀二卷史失撰人姓名

宋徐廣昔末為漢祖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

儀注又撰尚書儀曹所定儀注四十一卷車服雜注

一卷

何承天為錢塘令高祖在壽陽召為尚書祠部郎中

與傅亮共撰朝儀

庾蔚之為員外散騎常侍撰喪服三十一卷

傅暢撰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

范曄為太子詹事撰百官階次一卷

張鏡為新安太守撰東宮儀記二十三卷

徐爰撰家儀一卷

按隋書經籍志有宋儀注十卷又有宋儀注二十卷宋尚書雜注十卷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十二卷史失所撰姓名

南齊王儉為衛將軍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弔答書

儀十卷吉凶書儀二卷

王弘為太保撰書儀十卷

王俊之為光祿大夫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禮儀制

度十三卷

王珪之為長水較尉撰齊職儀凡五十卷永明中其

子中軍叅軍顥啓上詔付祕閣

按隋書經籍志有齊鹵簿儀一卷諸衛左

右旗圖樣一卷史失所撰人姓名

梁伏曼容初仕齊為太子率更令與衛將軍王儉深

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古今

禮記

何胤仕齊為國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

未就而卒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

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三十人佐胤撰錄

有政禮十卷士喪儀注九卷

按南齊列傳中書郎劉繪吳郡杜栖竝助胤制

禮儀也

嚴植之天監初授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傳
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撰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錄四十五卷

明山賓為國子博士撰吉禮儀注二百四十四卷禮
儀二十卷孝經喪服十五卷錄六卷

一云吉禮儀注
十卷賓禮儀注

卷十

陸璣撰軍禮儀注一百九十二卷錄二卷

賀瑒為步兵較尉領五經博士撰賓禮儀注一百四

十五卷

一云九
十卷

司馬鑒為晉安王長史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錄二卷

鮑泉為五經博士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

世

一云
二卷

謝朓為司徒尚書令撰書筆儀二十卷

任昉為新安太守撰梁儀注十卷

丘仲孚為豫章太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撰

皇典

徐勉為衛將軍撰齊職儀十卷又撰太廟祀又二卷

何點徵侍中不起撰禮儀注九卷

周捨為太子詹事卒撰書儀疏一卷

周遷撰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

蕭子雲為國子祭酒撰東宮新記二十卷

裴子野為通直郎撰喪服傳一卷

鮑行卿為步兵校尉撰皇室儀十三卷

按隋書經籍志有梁雜禮

禮四十二卷雜儀注一百八卷梁尚書職儀注四十一卷史人撰人姓名

陳沈文阿為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博士撰儀禮八十餘卷

馬樞字要理徵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撰邇儀四卷

鄭灼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

戚衮為國子助教始與王府錄事參軍衮於梁代撰

三禮儀記值亂亡失

按隋書經籍志有陳尚書雜儀注五百五十卷陳吉禮一百七

十一卷陳賓禮六十二卷陳軍禮六卷陳嘉禮一百二卷鹵簿圖一卷史失撰人姓名

後魏崔玄伯道武時為黃門侍郎撰朝觀宴饗郊廟

社稷之儀

李韶為儀曹令孝文時脩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

韶典焉宣武時遷將作大匠勅參定朝儀律令

嘗景為太嘗博士與太嘗劉芳撰朝令未及班行別

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拜謁者僕

謝孝明時勅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

卷後遷中書舍人與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儀

定服章勅景參脩其事遷為中散大夫蠕蠕王阿那
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
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時進之下今日為班且
在藩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靈太后詔依漢世陰
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禮與帝交獻景據正以定儀注
朝廷是之後為秘書監撰儀注三十卷

邢昕為中書侍郎受詔與秘書監嘗景與儀注事出
帝行釋奠禮昕與秘書裴伯茂等俱為錄義

盧觀為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雋光祿大夫王
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按隋書經籍志有後魏
儀注五十卷史失撰人

姓名

北齊崔瞻初仕後魏為大夫中庶子孝明時太子納
妃斛律氏勅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而受
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為後式
崔昂為散騎嘗侍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朝儀定國

初禮

趙彥深為司徒撰吉禮七十二卷皇太子喪禮十卷
袁律脩為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

禮按隋書經籍志有後齊儀注二百九卷雜要禮
二十八卷皇太子序親簿一卷史失所撰姓名

後周周惠達初仕西魏為右僕射自闕右草創禮樂

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典章至是儀軌稍備

薛澄仕西魏為中書侍郎文帝大統初儀制多闕太

祖令澄與盧辨檀翥等參定之

薛寔仕西魏為中書令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

乃詔寔與少宗伯盧辨斟酌古今共詳定之

庾璋為司宗中大夫內史撰新儀十編一云書儀十篇

隋薛道衡初仕北齊為散騎嘗侍武平初詔與諸儒

脩定五禮

宇文弼初仕後周為禮部上士奉詔定五禮

裴政仕周為散騎侍郎與盧辨依周禮建六卿設公

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

之法事並施行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煬帝鎮江都引為揚州博士令

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按隋書經籍志有婦人書儀八

卷失所撰人姓名又有梁脩端文儀二卷謝元內外

書儀四卷蔡起書儀二卷李穆淑趙李家儀十卷錄

一卷釋曇瑗僧家書儀五卷失其朝代

唐竇威隋末為考功郎稱病去官及高祖定闕中引

為相國司錄草創儀制多威所定高祖嘗謂裴寂曰

叔孫通不能加也

令狐德棻累官大嘗卿撰皇帝封禪儀六卷

張文琮爲江州刺史撰喪儀纂要七卷
姚璠爲納言則天將封嵩嶽命璠摠知撰儀注
路敬淳爲太子司議郎崇賢館學士數受詔脩緝吉
凶雜儀
韋叔夏爲春官員外則天將拜辟雍及享明堂皆別
授制其當時儒者祝欽明郭山暉撰定儀注凡所立
義衆咸推伏久之歷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下制曰
吉凶禮儀家國所重博士亦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
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博涉經史多所諛練委以參
掌輿得精詳自今禮司所脩儀注並令叔夏等刊定

訖然後奏進

鄭餘慶爲右僕射憲宗以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
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爲詳定使又以
行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副知詳定右司郎中
崔郾吏部郎中陳諷刑部員外楊嗣復禮部員外庾
敬休並充詳定判官從餘慶之請也朝廷儀制吉凶
五禮咸有損益焉

韋處厚爲翰林學士敬宗寶曆末樞密使王守澄議
立文宗問儀於處厚處厚諛博今古一夕制置無不
得禮且日詰旦江王宜先下教布告群臣言已平內

難下教訖群臣然後合班勸進禮畢太皇太后當有
令奏册江王即皇帝位於是一如處厚議

後唐劉岳爲太嘗卿文學之外通於典禮明宗天成
中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至今行於世

